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楊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李　椿

正楊卷二

明 陳耀文 撰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水經注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

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號曰萬城也余按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

左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乗而觀之屈完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

左定公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寘泥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史記禮書楚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

史記楚世家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蘓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地五千餘里帶甲百萬此霸王之

資也

國語曰桓公用管仲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管子霸形同汶音岷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谷風蔓音萬作万非蓋万本音墨万俟姓也俗借作草書萬字經典豈應用之經典夫齊師至陘退次名陵穎川至葉相去無幾則服虔所謂方城在漢南者是也元凱似爲少誤楚成王時越非楚屬威王强盛不過五千則自越至葉弘境萬

里者非也道元亦失折衷然杜注之稱山名尚云可據酈氏之持兩端猶爲慎密也今勦舊籍以自參假古本以欺人何耶宋本文言曾得豐生於面覿左傳古本又對楊子於遺編故知蒸豚烹雞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矣

王元美云用修以方城爲萬城其可笑不待言伯晦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

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産曰苦菜于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

按此所引荆州記云云俱見水經注潕水條下前不引之以正者蓋管國俱云踰方城望汶山是即所謂

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者矣則屈完所云方城爲城其指漢南無疑故余謂元凱似爲少誤是欲因楊以規杜非引杜以闢楊也今述道元所載之説以爲明切易曉而復錯綜其詞自見其博是又承杜之誤而蹈楊之轍矣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

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
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
之名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
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曰
春秋之法誅首惡云云引陳恒云云不告也然則隣
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胡氏未嘗有仲尼此舉之言朱子誤引之耳奈何波

及胡氏耶想亦未覩胡傳耳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也故曰翠微也

陸佐公石闕銘云旁映重疊上連翠微濟曰翠微天邊氣也

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

使崔嵬即翠微爾雅何爲重出耶

筤

蜀名竹藔曰林筤易説卦爲蒼筤竹古注音浪

字書云蒼筤幼竹又車籃也在陽字韻易註音郎今

曰古注豈閣本耶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

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

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歳此即雉噫之歌也衡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舘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官碑文云盻鳳哀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楊子雉噫司馬本無雉字

又秇林伐山云楊子言孔子之去魯云云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云云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盻鳳哀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按此一事一曰家語一曰衡波傳一有論語一無之

何自相矛盾也

風雅逸篇

衝波傳云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韓詩内傳云孔子渡江見鶬鴰異之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云鴰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大戴禮注引韓詩内傳云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頭九首今呼爲九頭鳥也

文選江賦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注劉駒駼玄根賦云一足之夔九頭之鶬

酉陽雜俎云白澤圖謂之鶬鸕帝嚳書謂之逆鶬寶歴中國子四門助教史逈語段成式常見裴瑜所註

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也

此數書俱不引衡波傳不知何從見之真奇聞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黄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鳥鶴贈答詩序云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衡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

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邢昺云舊說冶長解鳥語故係之縲絏

此既云如衛波傳之類無所於考則所引鸜鵒之歌及雉噫之歌皆云出衛波傳何耶

王元美云諺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詩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事甚明而附會其說者至以池魚爲姓名以王謝爲商誤游烏衣國又孔子

謂公冶長在縲絏之中而小説謂公冶長識鳥語爲鳥所誤至沈佺期引之入詩曰不知黄雀語能免冶長災皆可笑也

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衞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黄雀語能免冶長災

池魚王謝事前人已自有説但冶長縲絏既笑沈詩爲附會而識鳥語復引衞波及沈詩實之一卷中前後不顧如此王楊殆二桊一律者矣

扁舟本作編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地新製編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眞願將

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吳越春秋范蠡辭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史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

後漢書更始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望為丞相弓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

等擊斬之

所云扁舟為𦨴舟矣又引方望書望豈在南朝後耶王元美引方望書末云雖鴟夷子皮何以加焉然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為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能無為西川强鬼所笑　以劉嬰弓林為一人誤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

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趂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

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絶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

湖而去

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王元美云楊陳之證西施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地記云云此大可笑夫蠡必不爲此事語兒者就李也晦伯之駁用修可謂夢中說夢矣

按吳地記其書見存楊謂逸篇者出何典記耶余謂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逆志而云各有所出殆夢中說夢之後更寱語耶

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困學紀聞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于伯宿於田更商丘閭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已先言之矣

孝經援神契云尊三老者父象也五更寵以度

禮祭義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又食

三老云云　史記西門豹治鄴投三老于河

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正義云百

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

化皆秦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別有見

蔡邕云更當爲叟叟老人之稱也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孔

光傳重違大臣正義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難也

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爲重大
之重失之矣
孔叢抗志篇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禮雖
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
之僭焉若何
謂子高謂平原君或令本誤
鬼谷子
漢書埶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

得寶鼎晃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畧便謂執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史記注鄭玄云鬼臾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爲谷區豈見鬼耶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者谷名也古史考云鬼谷子也歸鬼相近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

言亂世難信

今誚子畧柳子亦未見耶

度轂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

知事之所出度轂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

蜀之遂寧人

此後漢書崔駰達旨語也曰韓子誤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士之科名云

史記趙武靈王云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戰國策是吳越無俊民也無秀才字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逺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公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

初

此註自明伯恭豈不見之或傳寫之誤改揚者何人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别號之所昉乎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知武王時與甘茂為左右丞相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索隱即引為註

楚策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謂茂號樗里誤史記范蠡自謂鴟夷子皮今止云鴟夷子亦誤

萬歲夜

姚寛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

言之妙矣

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

此文自明夜字如何安置豈所見又古本耶

韓非子引諺 風雅遺篇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此見韓子安危篇非謗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註解誰與譙通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譙謂出入城門而譙呵問之如今之盤詰守關之例何與呵通

莊子注麗譙高樓名一作嶕謂華麗而嶕嶢漢書陳勝

傳戰譙門中師古曰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謂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

漢書漢王謝羽鴻門項莊舞劒樊噲直入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此謂高帝譙讓項羽誤

索隱云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如淳曰何猶問也據此則何呵同矣誰與譙同出何註乎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南中集

予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因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爲然乃歸趙王厮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予觀養卒有戰國策士之風太史公書其事文既奇樂府

歌其事亦竒矣六朝及唐人擬作者皆似眯目道黑白
雖吾鄉太白亦迷其源昔吾亡友何仲默一日讀焦仲
卿妻樂府謂予曰古今惟此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
辭簡則古此篇愈繁愈古子庶幾焉可作一篇與此相
對予謝未遑然亦未有茲竒事直當之也去今二十年
屛居滇雲平晝無事散帙見此事思與仲卿事適類復
憶仲默言乃操觚試爲之以成此篇惜不使仲默見之
永昌張愈光亦仲默文字友也遂往一通以寄愈光云

李子田云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楊用修引張耳傳厮養卒説燕王事云是此卒且曰古今作者如眯目道黒白雖吾鄉太白亦昧其源因譔一古風長篇謂可方焦仲卿妻然張耳傳祇云厮養卒並無才人嫁為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張耳傳非隱書古今人所同喻豈得云通不檢此人皆眯目耶且古人作樂府多襲舊題變出新意曷欲定掇本事耶凡此諸不可通而詩之佳否姑勿及也

此事史漢并同注中俱無楚漢春秋字假之以欺人可耳乃首言史記何耶

其詩有云春禖燕乙乙曉寢蟲蕭蕭說文云乙燕燕玄鳥也齊魯謂之乙不云乙乙也文選文賦思乙乙其若抽善注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强其出乙乙然徐曰乙乙未展也今指為燕對蟲恐誤

又云黄鸎悲陶嬰蝴蝶怨韓馮搜神記韓馮事乃鴛鴦非蝴蝶也不知梁祝肯借用否耶

古嵗字作遂

古嵗字即嵗時之遂今文遂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嵗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嵗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畧古篇古嵗字作㞭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爲秦制而非古矣

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此

遂爲歲耶

白虎通曰所以名爲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

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戌而周天也毛居正六經正誤

律書注

按律書註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律呂六取雌竹吹之

今律書及律歷志併無此注蓋雄鳴雌鳴誤之耳呂覽說苑及晉書等志俱無雄竹雌竹之事

宋玉笛賦云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良工至此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得其雌焉遂以爲笛

七始 丹鉛閏錄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于附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即韻也汗簡隷古七始作夾始蓋古人七作桼桼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説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

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漢書志曰予欲聞六律云云五言汝聽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史記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本志自明謂注無七始之義孟康意料之言俱誤

七始華始安世房中歌也云郊祀歌又誤其切韻云云不必辨

三河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黄河也析支河也湟中河也

史記高帝紀發關内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内

貨殖傳河東河内河南在天地之中

阮籍詩蘇子狹三河沈注云河南河北河東秦之三川郡

今指定三河之名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引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

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𤢖容張免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㫖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

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揚雄解嘲云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鬡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

策馬騫鳴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荅云云見衡陽王

道度傳非梁也唐僧虜寅寄賀王超放第二榜詩使向青雲領貢賓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令我婦女無顏

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史記註索隱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今云無解誤其歌引西河故事之誤姑勿及也

先其祢命

漢書律歴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祘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祘古算字近俗本改祘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祘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斠作較不知斠𣂏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

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云云不作祘字

史記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講一作覯小顏曰講和也未見斠字

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去墳墓

帷帳漢書作帷幄史自序傳同俱非通鑑所改也

陸賈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裏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夢賓笑謂予曰不

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平田彌望皆植素馨花南征録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或云隱之女

其花舊名悉那茗因生於素馨塚上故名

陸賈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事眞異人哉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那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

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史記賈𤳉使尉佗皆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著雲南花哉且此時漢尚未通滇南安得云云哉

史記引諺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貨殖傳夫用貧云云市門此言業末貧者之資也

不云諺也漢書作諺云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爲識令女史見之又馬之當顙亦曰的易說卦爲的顙三國志有的盧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

易爲的顙解曰的白也升菴本經詎忘之耶

三國志注先主馬名的盧

爾雅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顙有白毛謂之的相

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

乘客死主乘棄市

三國典畧曰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

集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南史作的䐐

今以馬額烏䐐爲的誤若如其説則幽明録云華隆

犬號的尾是的又可爲犬尾矣

東方朔傳引古語　風雅逸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本傳故曰水至清云云文選無故曰字未必古語也若以故曰字爲古語則前有云故曰時異事異

何不表出耶

韓非子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武帝賢良策引古語

良玉不琢

董仲舒傳制曰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今曰古語何遺下句耶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从草从早艸字可染皁也後借爲皁隸之皁歷解爲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漢志云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

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

據歌中上下文意馬尚未至安得即説槽櫪且染皁

何施又云皁隸之皁將用以控此馬乎殊不可曉

西河舊事曰廣武郡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

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漢武為賦天馬之歌云

云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絶絆驤首而馳晨發京

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候

馬亭俗號曰天馬徑

觀此天馬之性其安馴有如此者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巵齊巳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訛訛爲蝦蟆陵志云常樂坊内家東有大塚俗誤以爲仲舒墓亦呼爲蝦蟆陵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韋

述兩京記亦以為仲舒墓又國史補云抹漢武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為蝦蟆陵爾

約法三章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

困學紀聞云漢書高帝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放此語而失之

用修之言蓋本此耳

漢天文志漢王入秦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義矣

文紀宋昌云漢興除秦苛煩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

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云云蠲削苛煩兆民大悅其後兵革未息三章之約不足以禦奸又云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

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高祖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紀
末

漢明帝時楊終上疏云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大宗至

仁除去收孥

後漢章帝後有輕侮之法和帝即位張敏駁議曰臣

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

約

安帝時尚書陳忠寛尹次史玉殺人之罪應劾追駮

之議曰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寛降

後漢王允等論三章在令貴取能約

荀悅漢紀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

魏志陳矯傳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

郭沖五事云法正謂諸葛云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孔明傳注

世說云魏顗初宦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

符健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秉心政事晉載記

宋書云蕭道成馳檄數沈攸之罪曰今皇上聖明將

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

梁書袁昂謝梁武啓曰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

三季之弊由於煩刑大德之興在於三約法魏刑志

北齊書樊遜外中紀號對曰使百姓一覩六軍若逢

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

武帝詔曰漢王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

漢高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隋刑法志周書

唐書將軍王玄榮殺其縣令肅宗將宥之韋陟曰昔

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殺人者生恐非所宜

按約法字兩漢書皆同相去不遠其得於傳授者必

眞也漢紀復無耳字更章章明甚故晉宋隋唐史冊

中亦相承無異今特標立異說謂是何理豈前人俱

誤耶近見刻史記者又尊信表章之以誤後學豈於

前諸史畧不經目耶

陸賈

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

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史記參其異同聚為一書號為春秋後語 史通

文心銓賦篇云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才略篇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

之富矣

賈所著楚漢春秋孟春賦也云後語感春誤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秉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此事可畫可歌賢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莫年老以公主妻其孫岑陬公主死漢以楚王戊之孫

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死翁歸靡復尚楚主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説烏就屠降漢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立烏就屠等皆賜印綬此豈和戎而歸耶云可畫可歌何耶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帥皆待以師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光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高士傳光餘姚人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

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范書同

紀云光武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光傳子陵與

光武同遊學乃去一游字云光武何嘗至餘姚謂文

叔不至餘姚似也光獨不可之長安耶

任延傳延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及到先遣饋禮祠

延陵季子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

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

夫季子吳人傳云饋祠此云先詢豈札猶存耶

光爲餘姚人本傳自明乃去會稽頗稱多士之句指爲僑居何耶

漢書梅福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漢地理志會稽郡縣二十六其一曰吳注周太伯所

邑則福于會稽爲吳市之門卒非即今紹興之會稽也云娶福女因居會稽然耶

夫福棄妻子去矣豈獨攜女而行變姓名矣誰復知其有女妻光耶且光之避亂當王莽之末延之禮光在更始之初福棄家去則平帝時也相去已二十餘年計福固已老矣可必其有季女耶

金石古文公所輯也古蹟遺文既有子陵碑何爲而不收入耶又云碑與延傳相合是果相合否耶蓋亦

鼎文鄙字意耳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絶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兜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如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靈棊經十二棊子皆陰謂之純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注此匈奴沙漫地崔浩謂之河底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幙可依字讀義無爽　今按京師謂錢背曰

漫兒呼帳面曰幙子則沙漠與絶幕作漫莫兩音皆通
危言

西域傳罽賓國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以金銀云云

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以罽賓為難睨以兜為睨倶誤亦無章昭註

武紀絶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

幕師古曰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　又按紀元狩

四年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至幕北圍單于元封元

年遣使告單于曰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則南界爲是

蘇武傳李陵置酒賀武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下原無注復自爲注何耶

韻會古漠幕字通用幔或作幕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楊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檯

正楊卷三

明　陳耀文　撰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謝承後漢書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此謂雲岳復為之註何也

梁劉孝威啓昔紀亮所隔惟珍雲母

陳弘周正啓昔琉璃見重雲母彌珍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

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鑿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詩話補遺云阮籍詩西游云云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李李欵延之之愽尚有此誤馮少洲詩紀並載

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疏云掖庭獄大為亂阱滅絶人命主為趙李報怨

班倢伃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内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

叙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據此則予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何並傳並自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横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教曰趙季李䟽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吏後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縣之

謝靈運景隆法師誄云生自豪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詠絶響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又云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

據此趙李與程鄭並言則非陽翟可殺之趙李也王

元美云嵇叔夜詩西游云云經過注謂李夫人趙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為趙李報德復怨注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季李欵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為何並所殺未審孰是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謂白

然生之猶下句言馬扉金人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璧馬扉言作馬及扉為璧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為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為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黄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

細玉人謂之玉樹揚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后左思以雄為假珎恠蓋未詳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

月窟日域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𥥛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為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觧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僑置覊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

第二即此地也併附著之

顔延年詩月竁來賓日際奉土注竁窟也陶弘景水仙賦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南齊禮志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隋樂志北齊皇夏詞月軌咸梯岫日域盡浮川唐祭神樂章云包含日域牢籠月竁昭明大法頌西踰月窟東漸扶桑

據此則月窟自明李白天馬歌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非用此月窟也又云日逐單于單于

豈居東方耶王僧孺與何遜書謄日逐髓月氏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為說

薛綜曰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求之德堅

若金讒謗之言惡如虎也

䙴註辥已註在前矣豈善不知而謬自為説耶

李業傳引語

彀弩射市溥命先死

後獨行傳王莽命劉咸強名李業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如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

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

此云引語誤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後逸民傳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言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云云安所雖泣何及乎

未嘗云諺及古語也

天祿渴馬 執林伐山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

灑路

天禄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禄也天禄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禄辟邪眠莓苔也

又云一角為天禄兩角為辟邪

二説互異何也

瑞應圖曰天䴥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黄鍾四天禄蝦蟆注天禄獸

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鼠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禄閣亦因此獸立名

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神童戲語也見朝野僉載乃即謂蝦蟆為天禄何哉

管輅

弘明集知察舞鷄爻分封蟻　下句管輅事

梁湘東王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云我儲君業邁宣尼

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卞蘭之頌知察云云

異苑云魏武時南方獻山鷄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取大鏡着其前鷄見形而舞不止遂乏死

東觀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曰蹇艮下坎上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

此正引二王事曰管輅事誤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書斷云劉德升字君嗣頴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刱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

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今以德升為景升大誤　表二書見王粲集後書注

甄字音

說文甄陶也从瓦垔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宫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也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後秦諱苻堅隋諱楊堅皆暫避其音

全文見莊季裕鷄肋編盖甄儼舊譜妄説耳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恠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初黄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袁術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

後書既見奪矣可云甄與名叶為受命符耶

裴松之云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

神罷而潛匿不言此所謂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也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孫皓降晉何得寳藏之而獨送六璽耶

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　茂先晉人與吳同時豈亦為吳諱耶

范書光武贊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　蔚宗豈秦人耶又豈預為隋文諱耶

會昌一品集武宗真容贊爰命彩繢載模天真聖作

物覦禎祥以臻宣光孕靈虞熙載甄德裕又誰諱耶

孫奕示兒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押先字韻及真韻反

未嘗押此皆相承之久信耳不信目之過也

按唐何超晉書音義云洛書甄曜度裴秀甄𢮎舊文

山濤甄拔人物及左甄右甄字音堅甄衛之家甄德

遺婦生来哭人并州將田甄姓名字音真是甄字二

音之辯也在前人皆互用之乃專據堅音誤其甄陣

之音以何令升爲楊正衡又誤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録詳之矣近閲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輙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痛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樂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蒲元别傳見太平御覽刀劒部中庾記不載豈閣本耶

水性不同如悉唐制角畔怯腐手云云俱剽路史説也别論乃譏其貪傳而忘精焉惡知非有盜憎主人抑何甚哉

鍾繇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既稱

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魏名臣奏王朗節省奏曰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云云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此見魏志朗傳注

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倉舒

曹操幼子倉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

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魏志云沖亡後操哀甚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

合葬原傳云女早亡時倉舒亦没操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

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

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遂止

史前後俱無譏辭其所合葬亦不止求原女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引注亦誤

莊馗 馗从九从首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廛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馗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為是又說文馗音逵从九从首九逵道也似龜背故曰馗从九首一道為一首與馗同義而異音馗从首馗从首今人不識馗字皆从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最可證今本多作馗非也

善註曰韓詩曰肅肅兔罝施於中逵爾雅云六達謂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

五臣作㯋音仇良曰酈莊皆道也

選注自明曰古本何耶韻會支尤二韻通作㯋

探情以華

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覩微知著本史記律書情核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覩仲宣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白觀書所以貴乎博證也

史記律書云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著明矣正義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

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已之情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體辨其成聲故謂明矣觀注情屬効讀道屬華讀若情核其華為句則不通矣者明亦不云著明矣

仲宣贈文叔良詩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不云覩微知著也注云華喻貌亦不云華者貌也

吐金烏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為雲南服裡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段式之好張虛大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横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誑殊無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云是乎

嗽金鳥吐金屑名避寒金見拾遺記非段柯古好張虛大也今曰吐金鳥避寒鳥似亦欠審柯古名成式

曰式之又誤

碧桐杯 杌林 伐山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氷輪囷如象鼻瀟灑絶青繩

酉陽雜俎云歴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毎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狀噏之名為碧筩杯歴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

冰

此復引用之而不著所出何耶篇作桐亦誤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驅叶音上聲與汝

為韻云

魏畧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魏志則先賜爵關内侯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

夫則為侍中茂為冗散可戲則無車耶則語自明乃云韻語故耶誤耶抑未見原本耶

晉書云孝武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

宋書明帝多忌諱袁粲初名愍孫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

南史齊文惠太子立樓館鍾山下號東田東田反語顛童也武帝于清溪立宮號舊宮反之窮廐也右反語見史籍者不能盡載茂語可反重較耶

王元美云虎子褻器也以虎子對鹿車意非謂重較

反語也晦伯辨之更不明

余正用脩誤云反語耳元美謂其不明豈亦未見諸

史反語耶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絶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何子元餘冬録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於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疏云屬纊

才畢灰釘已具陳覇先九錫文袄酋震慴遽請灰釘以
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説
灰釘事楊用修引餘冬論證其非謂曹爽求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云云按王凌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
釘與之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
給肉米粿餔且以書慰之大喜過望未幾獄具夷三
族今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王元美
餘冬録辨談苑云魏畧王凌試索棺釘以覘太傅意

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其以棺爲灰灰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淩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此說自明楊誤以爲爽耳乃謂其舛何耶

隋安德王雄慶舍利感應表云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廣弘明集）請灰豈用釋提事耶

賜丞相顧雍書　吳大帝

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於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

顧承字子直邵之子雍孫也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雍書云

此吳志全文正尺牘佳語也通志畧不載而用脩遺焉豈未見耶

答魏舒書　　　　　　晉武帝

可散愁養氣更增滋味仍給陽燧四望䆫戶車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

魏舒年老致仕子混卒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仍給賜陽燧四望總䆗戸皂輪牛車一乘庶出入覿望或足散憂也

此詔也而曰答書且截去前半復去思所以及可字賜字遂使文義艱澁尺牘耶

與天公牋　　晉劉謐之

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袍南岳送火

戕云昔辛酉之際遭湯旱流煙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其廬水壞其國何人小子頫偷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云云獨此四句可録耶

與王導書　王敦

温太真别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此通鑑晉明帝紀語也綱目及胡三省註不證其誤而公復以為尺牘又誤矣

晉書温嶠傳云王敦表温嶠為丹陽尹嶠既得還都

乃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導書曰太眞别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與王導書　陶侃

郭黙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即用為宰相乎足下自謂遵養時晦是乃遵養時賊也

晉書曰郭黙矯詔殺平安將軍劉胤陶侃上表討黙

與王導書云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殺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導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省笑曰是乃導養時賊也

合二事為一書誤

瓊寢玉簀 執林伐山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汙玉簀而塵瓊寢

載記云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劉聰立為左皇后王鑒等諫云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况其家婢耶

今直以為婢且增玉簀何也

陸抗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此陸玩之言也抗三國吳人今以玩為抗誤

尺牘清裁與王丞相書玩作琓又誤

茗柯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艼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曰劉尹茗仃有實理茗仃亦茗艼也今本一作茗柯于義不貫餘錄

晉書作酩酊此云作茗艼誤

晉簡文公劉尹茗柯有實理注言如茗之枝柯小實非

外博而中虛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合二條觀之膚立者茗柯之反也

宋有謡曰臻蓬蓬外頭花艶裏頭空正可對茗柯

此世說之語注柯一作打一作仃一作闕原無定字何嘗有觧豈又古本耶

宣政雜錄云宣和初收復燕山金民来居京師者其俗有臻蓬蓬之歌人皆喜而效之其歌曰臻蓬蓬外

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

本虜讖故京城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

月二聖北狩

此歌云花花無艷字

一本假為注語一云于義不貫已既自相矛盾矣其

云僞書誤人得無自道也與哉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

及漢人云云　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荀勗傳云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

衛恒傳四書體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

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悦之故竭

愚思以賛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蕒以存古人之

象焉

恒云最為工妙為字言也乃指為小説何耶以晳傳

恒傳為最傳併誤

金谷序

世説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

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

人石刻一本今録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别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送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

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敘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世說品藻篇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注中俱載前文末云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今云宋人石刻豈容齋所載頭責子羽文意耶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處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

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黄冠遊方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知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奥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寳遺事杜詩偽蘇註至今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偽書誤人

劉子玄曰郭子横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阜我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録清異録杜詩偽蘇註盛行於時殊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公所引用具列如左

瑣語云水涵萬物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

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子華子語也引用之而匿其名何哉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肌香體

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

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

簾幌云云吳王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

杜陽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
旋波搖光不能過也
所引合二事為一想未見正本耳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
如火波濤瀧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所云
陰火潛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
商芸小說云晉明帝問沭啓云沭伏久勞極不審尊體
何如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拾遺記云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

五十或十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片片翁翁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于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此謂雲雨無香誤

若云僞書誤人則陰火潛然固嘗引之以病選注矣

子年神奇先覺非遊方誤俗者見晉藝術傳

與謝安石書尺牘　王右軍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頤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分甘帖　王羲之

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娱目前

晉書曰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

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
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
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
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
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
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
山海并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
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髙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前人名差誤後剪截欠通諸所引證詎可憑耶

宗少文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遥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高祖領荆州辟為主簿不起高祖開府辟名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罝潛處考槃未至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名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屢徵並不應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吳越春秋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

今曰晉帝何帝耶蠡去乃為鑄金何得云聞聲耶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瀵畓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源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誚其虛誑又取以證者何耶

紫㰏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㰏弘明集玄光辯惑論張魯𨪐帶纑循紫㰏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㰏讀者多不知紫㰏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㰏㰏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

中官紫襶外官絳襶盖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褚緭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南史宋書彔及子勛本傳並無紫襶字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彔六軍戒嚴須𠩄紫襶左右欲營辦王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襶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南史王琨傳

廢帝子業為壽寂之所弑鄧琬為子勛傳檄京師明

帝遣邵宰還荆州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忽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及聞明帝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襄陽不息而顗又響應宋書琬傳

玄光論張角黃符子魯戴絳蘆悚紫撊孫恩狐虛

晉輿服志袴褶之制未詳云云曰職官志誤𠃔林伐山又以紫撊出梁書職官志梁書有志否耶

南史梁楮緭同陳伯之降魏亦非使也

石城樂詩話詩紀亦載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容攀墻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甞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

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其二篇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慕容垂歌晉書載記云慕容垂本名𡙇尋以讖記乃去夬以垂為名慕容雋僭號封垂為吳王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其二章云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墻裏燕高飛出墻外

以上俱樂府所載此云云誤

通志情人桃葉歌亦曰千金意不云碧玉歌也

梅根治

古治字或借作野金陵有治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

治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治搽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治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野也楊州記云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寰宇記宣州有銀冶今廢庾信枯樹賦云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南畿志池州有梅根河源出九華山㑹於五溪支流入於江銅陵縣有銅官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陵鐵烹銅因改為銅官

山嘗於此置場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阻潮一本作假楫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縴鍮石為篙足篙傍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

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此予詩話所載何渚不作冶耶

南史何尚之吉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可云渚渚耶

浩然夜泊宣城界排律中火熾梅根冶不云水溢也曰梅冶烟曰火熾梅根冶則冶中之烟冶中之火也

今曰野豈野燒耶

蠱冶通用

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鞲詳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

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遍閱故每借之以欺人耳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率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

也（七脩類藁）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

西京賦良注曰蠱艷美也

南都賦注良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

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

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為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横之誚矣

瓊

瓊亦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

山巳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晉朝雜事云大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於京師可云無赤雪耶選注善云瓊赤玉也瓊樹恐誤巳先言之矣

詩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毛氏云瓊玉之美者孔安國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什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錢氏曰詩言玉以瓊者多如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琚瓊瑤瓊玖皆謂玉色之美非玉之名也

許叔重曰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反騷精瓊靡應劭曰瓊玉之華也

張融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畧如湍轉則日月似驚浪

動則星河如覆信為竒也

南齊書思光傳中具載特字句脱落難讀耳何以惜其不傳耶北堂書抄無海部二句見藝文類聚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為能賞音為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為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點詩首云詩至文選為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窣為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予甞

謂須溪乃開剪截羅段鋪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前引北堂書抄惜海賦不傳公自謂開鋪客人耶到機坊者耶

答劉繪書　沈約 尺牘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郎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況文憲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内自非一代詞宗難或為此約閭閈鄙人名

不入第𠜂訓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

之沾背也

繪請沈約為竟陵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後竟為之今文

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此沈約答樂藹書云答劉繪誤

文選有齊安陸昭王緬碑文無竟陵王碑也謂當入

補註不知寘之何所

南齊書文獻豫章王嶷也文宣竟陵王子良也以文

宣為文獻是又以德昇為景昇也以獻為憲亦誤

子良傳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文選有

任昉竟陵王行狀又非休文也

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蔕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月

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讖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云又詠

月詩云飛輪云云後人以為詩讖謂無蔕者是無弟

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 謂梁武父子誤

和南

六朝及唐初稱和尚為和南今法帖中有此語觀者不解也 禪林鈎玄

弘明集習鑿齒與釋道安書鑿齒稽首和南云云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李交州淼與釋道高難佛不見形書云云 伏願大和

尚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龍潭崇信禪師請居天皇寺示心要皇曰汝擎茶吾為汝接行食吾為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首

廣弘明集徐陵諫深法師罷道書言必闍黎和尚書輒致敬和南今以和尚為和南誤矣

僧家謂合掌作禮曰和南（禪苑清規）

法苑珠林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漠婆南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

弄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衚衕又作㖞㖞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于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㖞㖞弄之反切為㖞㖞也蓋方言耳

南齊書云欝林王昭業字元尚蕭鸞使蕭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行至西弄殺之無注

欝林名昭業海陵名昭文余録總録俱無業字大誤

胡三省通鑑注丁度集韻曰弄厦也屏也亦作㢅說

文衙行貌魚舉切又音牙衙通街也徒弄切

兀即秃字危言

梁書侯景傳載寶誌公讖曰兀尾狗子始著狂兀與秃同从元去其上畫最有會意之旨

梁天監中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南史同今作兀尾謂與秃同豈介甫字説意耶

大鳳苑諱

通史繳大鳳於青丘戮脩蛇于洞庭大鳳作大風内典

引古讖記鳳凰逆序蒼蒼竔度注凰音梵凰字當作鳳
從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録亦誤
從之今特正之於此

淮南子云堯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注大風風伯也

梁武通史採異蕪累撰次無幾殘缺遂多通史

據此則通史似即不行矣乃遺淮南而引之耶

皇帝受天睠命四海樂推于時鳳凰裂序蒼蒼竔度

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圻乃綿九數而

正之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廣弘明集二十

鳳鳳云云簡文大法頌序語非引古讖也鳳鳳注云梵音亦非音梵也集韻几音泆部内無馬字

嫪古音余

嫪說文云媢也要雅倡謂㳺婿曰媢嫪韓退之詩感物增戀嫪聲類戀惜也

韓薦士詩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廣韻嫪恡物也

史嫪毒注音流說文士無行者曰嫪毒

梁劉杳傳有要雅五卷舊唐書已不載其名獨公家
尚藏其書耶史稱杳慱綜清儉自居母憂便長齋蔬
食盖端士也書名要雅乃載此鄙褻語耶

錦繖夫人

馮寳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寳幰至老未嘗敗
年八十而終知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綉
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綉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綉旗女將馬上衝擊

未審何人此云金史考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誤洗氏六朝人見史鑑綱目等書婦人知大義者不止知勇福也胡應麟筆叢

洗氏梁大同初高梁太守馮寶聘以為妻陳永定初子僕拜陽春郡太守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夫人發兵拒境僕以夫人功加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賫綉幰油絡駟馬安車陳亡王仲宣反圍隋揔管韋洸夫人進兵共敗之夫人親披甲

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北史列女傳隋書册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似誤

金騎奄至李全殺數人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盛兵以出旁有綉旗女將馳搶突鬬會諸將至拔全以出宋史叛臣傳

楊云洗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云云年八十終誤胡謂洗六朝人見史綱等書似亦未讀正史也

正楊卷三